



香港玩具傳奇 永不止息

香港終於也有屬於自己的「玩具博物館」了！雖然這個博物館面積不大，位置有點偏僻，期限更只有短短三個月；但不可否認，作為2012香港設計年的首個項目，這個玩具博物館是一個標誌，顯示出玩具在創意領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作為「世界玩具之都」，香港生產的玩具多不勝數，過去60年更一直輸出不同類型的玩具，從機械人、洋娃娃、模型到電子學習產品，每一件玩具都是香港人的心血結晶。幾十年過去，香港製造業風光不再，但「玩具天堂」的美譽並沒有消失，依然有一群對玩具不離不棄的人默默地守護這個「天堂」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走進博物館，琳琅滿目的玩具絕對叫人興奮不已，每個人都能在這裡找回一分童真。或許你會驚訝，香港玩具曾經有這麼輝煌的過去，但在玩具博物館展覽總監楊子江（藍盒集團副主席），及香港玩具協會主席丁煒章（開達集團總經理）眼中，這卻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，因為玩具本身有很大的發揮空間，而且不會被任何物件取代——小孩子可以不做功課，可以不上興趣班，但卻不可以不玩玩具。

香港人的拚搏精神

從玩具的包裝可以了解香港玩具的發展歷程，每一件玩具都留下了時代的印記。原來香港出口玩具的包裝外盒最初並非使用「Made in Hong Kong」字眼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採用的是「Empire Made」的標記，當中有幾年短暫使用「Made in Hong Kong」。但因為香港只是英國殖民地，不為人所知，貨物被退回後，生產商重用「Empire Made」，直至六七十年代才變成「Make by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」或「Make in Hong Kong」。

楊子江最初便是從洋行做起，他在1962年加入英國洋行「高義行」，當時的洋行與玩具廠商有着微妙的關係，因為廠家必須透過洋行將自家的玩具推銷出去，洋行某程度成為了玩具製造廠與消費者的中間人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是洋行最蓬勃的時期，英國則是主要的出入口市場。楊子江尤記得，當時玩具廠家每天都在洋行門口排隊，他們拿着玩具樣版，讓洋行的客人看版，客人說不適合便要立刻離去。這些小工廠大多紮根在當時的西環、柴灣、鑽石山等偏僻之地。他們清晨開始工作，家人在閣樓上把貨物裝箱或組裝玩具，自己便出去見客，回來再工作至深夜，「玩具天堂」便是靠他們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。

「香港的玩具從業員很靈活，能適應時代轉變，懂得與客人交往，取得客人的信任。因為當年洋行很多都是英國人開的，一開始已可以和外國人交往，所以他們都喜歡找香港人傾生意。」

一直緊貼世界趨勢

很多人以為香港玩具業已慢慢式微，的確，



■開達玩具也推出一系列汽車模型玩具。



■「煮飯仔」是很多女孩子最愛。

香港製造業後勁不繼，隨着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，也慢慢失去優勢，但玩具業本身在香港卻依然有一定的地位。或許是繼承了殖民時代的經營模式，或許因為已經打出名堂，壟斷了歐美等主要出口市場，總之香港憑着天時地利人和，依然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。

玩具是一種恆久存在的事物，人們對其需求不會突然降低，因為幾乎所有小孩子都需要玩具。近幾年，iPad、iPhone等科技產品冒起，一下子獲得了孩子的歡心，拿着智能產品的時間或許比傳統玩具要長上很多，很多人擔心玩具行業會失去存在的價值。

楊子江指出，玩具朝科技化發展是難免的趨勢，在玩具裡面加入電子元素不是甚麼新鮮的事，因為很早的時候，玩具已經融入電子技術，可以發光、發聲。而玩具基本可分成兩類，分別是適合0到4歲的學前玩具和5歲以上較為複雜的玩具。如果這樣區分的話，學前玩具受到的影響更少，畢竟這類玩具結構簡單，主要以啟發孩子的想像力為主。



創意無處不在

作為香港設計年的第一項活動，很多人心裡也有一個疑惑，到底玩具與設計、創意有甚麼關聯？

「玩具本身便是創意的體現。」楊子江從事玩具工作40多年，本身很喜歡玩具，玩過不同的玩具後，他覺得玩具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，可以隨小孩子一個想像、一個思緒而湧現出不同的設計。先不說現代加入電子、科技元素的玩具，以前的手製玩具如高爾水蓋、彈波子、橡膠繩等都是結合創意的產物。

「50年代已有原子粒收音機，我們只不過用皂盒砌着砌着便砌出一個收音機。後來電話出現後，小孩子見到父母用電話覺得有趣，他們便用一條線穿過雪糕杯，拿着雪糕杯湊在耳邊便可以聽到附近其他人說話。」有時創意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反而更加容易體現出來，畢竟那個年代沒有所謂的玩具，如果不動動腦、不發揮想像力的話，便沒有東西可以玩。

丁煒章表示當年他最喜歡的玩具便是「無敵鐵金剛」（Six Million Dollar Man），這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生產的玩具讓他印象很深刻，機身上有按鈕，一按它便像機械人一樣走動，而且眼睛有望遠鏡的效果，很難想像在科技普及的年代竟能產出功能性如此強大的玩具。

「玩具與生活、社會變化息息相關，玩具設計會隨生活形態的改變而有所變化。」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迪士尼動畫出現後，玩具界也開始推出迪士尼產品；超人在電視普及後才出現的；沒有太空人以前，人們會憑自己的想像勾勒出心目中的太空人，所以那時的太空人玩具與實際太空人的形象有很大分別。

寓教育於娛樂

玩具除了玩，看似沒有太大的價值，然而在玩具開發商眼中，玩具的價值並不只是一個「玩」字足以涵蓋，尤其是那些經典玩具。「飛行棋」、「大富翁」能夠教人甚麼？這些遊戲好玩之處在於玩極都不會厭，一盤棋可以鬥個你死我活，一場土地買賣可讓人一嘗成為大業主的滋味，也讓人感受到傾家蕩產的百般無奈。「玩的過程便是創意的啟發。」丁煒章笑

說。我們都知道飛行棋怎麼玩，但與不同的人玩卻有不同的規則，有人說兩隻棋子重疊如同被「食」，要重新來過，或飛行時「撞」到另一個玩家的棋子，那個玩家很不幸地要重新來過。諸如此類重來又重來，氣氛緊張刺激之餘，最讓人扼腕的往往是在最後階段被人捷足先登，飛行棋確是一個殘酷的遊戲。

「你學到甚麼？玩飛行棋正正可以讓小孩子感受那殘酷的氣氛，因為社會便是這麼殘酷！」至於大富翁則是另一種玩法，不是教人如何買賣物業、培養「炒風」，而是教他們何謂規矩。「大富翁有很多規則，玩遊戲可以讓孩子知道遵守規則的重要性，以後出來讀書、工作便知道社會如同遊戲般，有很多規矩要遵守。」丁煒章表示他的孩子很喜歡玩這些「實質」的玩具，問他們要玩電腦遊戲還是大富翁時，他們想也不想便選了大富翁。

「玩具最大的功能便是教育，讓孩子在學習中玩耍。事實上，不同的玩具都有不同的教育方向，如學前玩具可以幫助小朋友分辨顏色、形狀，學簡單的英文、加減乘除等。有很多東西學校不會教我們，但孩子卻知道要扶老人家過馬路，知道賊是壞人，這便是玩具的價值。」

怎樣才能算是好玩具是很難定奪的事，畢竟每個人的品味都不一樣。我們理解不了為甚麼小孩子會喜歡玩那些涉及顏色、形狀的玩具，也不明白「煮飯仔」好玩之處在哪裡，但至少

在玩具廠商眼中，能夠教育人的便是一件好的玩具。「我們希望你們玩煮飯仔時會有一個好媽媽的念頭，玩『陸官圖』、『鬥獸棋』能了解多一點中國文化。」這是玩具設計者最大的心聲。

從殖民地時期那一分拚搏、不怕死的精神，走到今時今日每一件玩具都秉承教育孩子的責任，香港這個「玩具天堂」並非浪得虛名。

「玩具天堂—香港玩具文化與創意」展覽

時間：即日起至3月19日
地點：香港知專設計學院



■洋娃娃也肩負教育責任，希望孩子都能在玩耍中學習。

古蹟活化的基本原則

古蹟活化，內地與本港在文化遺產保存方面共同面對的一個課題。從古蹟保護的一般層面來看，其活化的主旨、手段甚至目標，都有具體的原則可尋。

傳統與現代相結合

古蹟的歷史價值在於其以原本固有的風貌保存了往日的生活和寫實。但是現代人對歷史的解讀方式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。例如，很多年輕人對紙質圖書已經漸漸疏離，取而代之的是電子圖書。無論在地鐵、車站或是機場的候機樓，電子書的使用，已經是一個普遍而不可逆轉的趨勢。這一現象給予古蹟活化的啟示，就在於古蹟的表現方式可以更加多樣化。例如，在一個傳統的風景名勝的建築內部，在不破壞整體結構和原貌的前提下，可以嘗試以電子化的方式來對古蹟進行說明。例如，

用輕觸式電腦來引導遊客進行參觀規劃，用動畫片或者電影的形式來進行展品教育，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一個方向。

開放與承繼相結合

在內地的南京市，民國時期的總統府，曾經在國後，一度被用作為省級工會、政協以及各個民主黨派的辦公地點。後來，為着強化歷史教育功能，突出古蹟保護的意義，這些機關單位幾乎全數從總統府舊址搬出。但是，文物保護部門並沒有止步於對總統府舊址的單一恢復，而是對建築本身進行了新的規劃和開放性涉及，使得這座極具歷史意義的場所，在開放的基礎上，有了歷史的銜接與承繼，拓展了其歷史復述的功能。總統府舊址後來被命名為「中國近現代史博物館」，「總統府」三個大字也掛回了正門的牌樓。到此處參

觀的遊人，不僅可以參觀到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辦公大樓，也發現這是當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地方，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府，更是清代的兩江總督府——從而將歷史的承繼性有力地發揮出來。可見，「中國近現代史博物館」的名稱，將建築群的歷史縱深從封閉的歷史印象開放為多元的主題解釋，這可以說是古蹟活化的經典之作。

低成本的觀賞機會

古蹟，不同於迪士尼類型的商業主題公園。古蹟具有明顯的公益性與大眾共有性，是人類共同的歷史文化遺產。從這個



■講武堂內部已經採用了聲光技術。 徐全攝

角度看，參觀古蹟，是不應該收取費用的，即便要收，也應當是基於古蹟的保存而不得不支出的需要。這個方面，內地做得確實不夠。大批的名勝古蹟，若前往參觀，幾乎要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。不過，類似於南京的中山陵或是雲南昆明的講武堂，都已經實現了免費參觀政策。且為着增強市民的古蹟保存意識和歷史情懷，在古蹟得到充分維護的前提下，適當在古蹟範圍內進行一些公眾活動，都是活化古蹟的一種方式。以講武堂為例，過往，就曾在其內部舉辦過書畫培訓的課程，市民對古蹟產生了深厚的認同感。

古蹟內外，有多差異，是時代的使然。很多古蹟，直至今日，仍舊充當着其原本的功能。因此，活化古蹟，將會是一個長期而富有創意的課題，也是文化傳承的使命與要求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講武堂外部仍舊保持固有風貌。 徐全攝